

馬奎斯鉅著改編嗎

近年最受注目、改編自馬奎斯作品的電影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

跟馬奎斯名字扯上關係的電影，至少有三十部，有些是他當全職編劇時的作品，當然少不了他的原著改編。不過，改編的多數都是短篇小說，長篇小說的電影改編不是沒有，但都不及原著耀眼。利普斯坦 (Arturo Ripstein) 說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是沒可能改編成電影，這話出自他口中自有多少分量，而最能代表馬奎斯魔幻寫實的作品莫過於《百年孤寂》(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)。上周談過馬奎斯與墨西哥影壇的關係，今次將注意力轉到他兩部代表作的電影改編。

文：劉偉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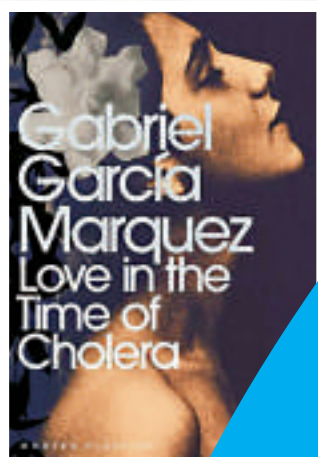
►米克紐維爾導演的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



由米克紐維爾 (Mike Newell) 導演，二〇〇七年的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(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) 無疑是近年最受注目的馬奎斯文學改編，紐維爾遊走美英影壇，不少作品曾在港上映，作品不乏文學界最為知名的西班牙影星，劇本由 Ronald Harwood 撰寫，他為波蘭斯基編寫的《鋼琴戰曲》(The Pianist) 及《苦海孤雛》(Oliver Twist)，足見他將文本改編成電影的功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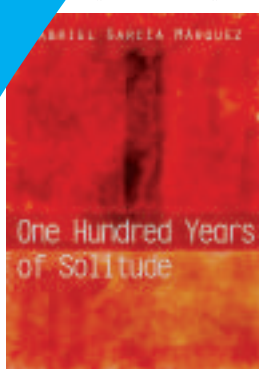
不少人心目中，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僅次於《百年孤寂》，這並非偶然，因為文風非常接近，「魔幻」味充斥，小故事一個接一個。魔幻寫實未必是改編的最大難度，但更難，甚至最難的是馬奎斯以極簡潔的文字去寫這些小故事。如果說話滔滔不絕的普魯斯特 (Marcel Proust)，或者幾日的故事可以用幾百頁篇幅來寫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(Fyodor Dostoyevsky) 是一個極端，那麼馬奎斯可算另一極端，一個只得一兩頁小故事，換給別人寫，可能會用十頁甚至二十頁，甚至是一個獨立短篇。讀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或《百年孤寂》恍如一次過讀一大堆故事，這也是馬奎斯作品吸引力之一。

把一本幾百頁的小說變成一部兩小時的電影，大家都明白要把文字「濃縮」，但馬奎斯的文字已經非常精要，反而帶來另一種難度。電影語言也可以撮要，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電影版，頭二十分鐘的節奏頗快，經常以一兩個鏡頭、摘自原著的一兩句說話完成一個場景，很快的為觀眾提供故事背景，這種處理也提早將焦點集中在男主角 Florentino 身上。往後才選取個別場面，以較



▲地位僅次於《百年孤寂》的馬奎斯作品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

►馬奎斯最為世人所認識的鉅著《百年孤寂》



►馬奎斯的作品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



►墨西哥名導利普斯坦認為馬奎斯的作品沒可能改編成電影



▲因版權問題，寺山修司只好把片名改為《再見方舟》



▲《再見方舟》大篇幅改動原著的情節



▲寺山修司改編《百年孤寂》的《再見方舟》



▲利普斯坦的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有意做到原著的效果

正常的速度及對白數量鋪陳，換句話說是將「小故事」擴充成一個又一個的場面。

過眼雲煙

這些場面環環相扣，變成連貫的情節，從開頭引領到結局。不過原著卻不字人這種感覺，原著的眾多小故事較像是拖延戰術，故事抵達終點前，不需緊扣的情節導向，而是從男女主角衍生出來的故事寫到七七八八後，就可以叫「結局」出場，完成小說。雖說拖延，當然不是說沒意思或沉悶，而是因果關係不強而已。

強勢的敘述者

寺山採用的情節，包括原著中 Jose Arcadio Burenda (第一代) 與表妹 Ursula 結婚後，她家人要她戴上貞操帶，以防表親生下來的嬰兒會畸形。原著中丈夫在門雞場殺人後命令妻子脫去貞操帶，但寺山將那貞操帶寫成是打不開的，要等到丈夫捨去被殺，貞操帶才自動解開。Arcadio 殺人後被亡靈纏擾，促成他離開原居地，創立新村 Lauro. 即是小說所處的虛構地方。寺山版的捨去殺人後，逐漸忘記人及物的名稱，要用紙寫上一鍋的「失眠症」徵狀，最後由吉卜賽人 Malquandé 以藥醫好，同樣只是數頁的篇幅。

日本著名劇場大師及導演寺山修司

沙灘開始，憑此一點已很難不起版權爭端了。

多謝文學改編將太多的文字移到電影，對白可以撇，但第三身敘述者的文字則避免搬字過紙，暫時看過的馬奎斯作品改編都有此特質。不過這一標準又是是否毋庸質疑？馬奎斯作品中的敘述者實在太強，將所有事都「說」出來，人物間的對白甚少，而且盡字字珠璣，越「魔幻」的作品，這樣情形就越強。先筆者寫了一陣子杜哈斯 (Marguerite Duras)，她遊走文學及電影，但對主流的電影感不滿，她覺得電影是不可能取替文字，但大家明知如此，還是硬要文字讓路給影像，令電影這個媒體變得過飽。這或許解釋了她拍文字電影的背後理念，不過也正好點出改編馬奎斯作品的最大難題，是文字的力量實在太強，「魔幻寫實」只不過是表面而已。

《魔警》再下一城 《冰封俠》解封

前一周上畫的《魔警》毫無懸念下，成功登上上周末票房榜首位，兩周共收一千三百八十萬港元，擊敗新上畫的荷里活女人喜劇《小三俱樂部》(The Other Woman)，以及上月上的《美國隊長2》(Captain America: The Winter Soldier)、《奇鸚嘉年華2》(Rio 2) 及陳果的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。雖然《魔警》奪得兩周票房冠軍，但票房成績卻不及早一周上畫的《紅Van》，三周共收一千九百四十四萬港元，衝破二千萬亦毫無懸念。

上周談過跟《魔警》一同上映的《冰封俠：重生之門》「封鎖」票房數字一周，今周終於揭盅，兩周收四百零八萬港元，首一周收一百八十六萬港元，可謂被《魔警》拋離，而以監製的說法不想香港票房成績影響內地上映，那此片在內地的表現又如何？首周票房收六千九百五十八萬人民幣，奪得上周末票房榜第二位，第一位是電視出身的新導演郭帆的《同桌的妳》，周冬雨和林更新主演，狂收一億零六百七十八萬人民幣，想不到一部愛情小品完全「KO」被稱為「地上最強」的甄子丹結合特技大場面的《冰封俠》。

兩地票房走兩極？

其實，首周開畫能有近七千萬人民幣的票房，其實已不算差，若以行內的合拍片「黃金比例」來看，香港跟內地票房的比例，最理想是一比十，以《冰封俠》為例，香港首周收一百八十六萬港元，那即是說內地首周「應該」收一千八百六十萬人民幣，但實際上影片已「超額」完成任務，可以看到公布票房數字對其內地票房的影響，可謂微乎其微。反觀《魔警》在港收一千三百八十萬港元，在內地上周排在票房榜第四位，兩周收九千六百六十七萬人民幣，無法達到所謂的「黃金比例」指標。雖然，無法立論兩地對電影喜惡是否兩極化，但以數字來看，香港受歡迎不一定可以影響到內地，這已是肯定的答案。

再看上周在港新上畫的兩部香港主創的內地電影，林愛華導演的《整容日記》，在內地收八千二百五十四萬人民幣，成績驕人，在港排在票房榜第十二位，收十二萬三千五百港元，完全不成比例；另一部劉鎮偉導演的《完美假妻168》在內地收二千六百五十一萬人民幣，在港成為上周開畫票房榜尾二，收五千五百九十港元，相信會成為今年開畫票房的新低，慘不忍睹。不知當年曾以《賭聖》、《92黑玫瑰對黑玫瑰》等作品，創造傳奇、叱咤風雲的劉鎮偉來說，會是什麼滋味呢？

獅城難得正戲《爸媽不在家》 文：小偉

新加坡電影曾經和香港關係密切，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不少香港電影公司都有新加坡資金的背景，以至今到新加坡人同樣會把電懋公司的出品當為新加坡電影，雖然這些片全部是在香港拍攝……不過，今時今日新加坡本地出品的電影數目極之有限，有機會在香港上映的數目是華語對白的喜劇，像《爸媽不在家》這樣的正劇可說少之又少。

《爸媽不在家》以九七金融風暴期間，一個新加坡中產華人家庭與他們的菲律賓女傭的故事。主要的戲份落在這家人的兒子家樂，以及女傭泰莉身上。家樂是一個喜歡搗蛋的小孩，忙於工作的父母無法管教他，只好請泰莉來幫忙家務照顧家樂。離別別井的泰莉既要適應新的環境，還要忍耐家樂的欺負，同時又要擔心家樂的親人。兩人的關係慢慢從生疏、摩擦到建立深厚感情，相比起疏離的父母，每日相處的泰莉對家樂來說更加親切溫暖。只是，家樂的父母這時候

因為經濟環境的改變，正要面臨人生的大挑戰，已經無力再聘請泰莉了。

菲國影星演技大表演

電影的戲分主要落在菲律賓影星 Angeli Bayani 身上，她演的泰莉初次出外打工，既要擔心家人，又要和頑劣的少主周旋，和他親近之後，又與女主人的關係變得微妙，可以說是演技的大表演。跟新加坡一樣，香港有很多家庭依賴菲律賓、印尼等地的傭工來照顧，子女和照顧他們的女傭更親近並不罕見。不過，在香港也只有獨立影人講這類故事，商業電影基本上沒有講這種題材。其實，《爸媽不在家》的投資者中有新加坡電影局和義安理工學院，也不能算是純商業的作品。這種背景下的電影殺出重圍，對香港的創作者有什麼啟發呢？

▲影片以新加坡中產家庭遇上金融風暴為背景